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十六至第三十五號

第二四一次至第二六〇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

紐 約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目次

	頁次
<b>第二百四十一次會議</b>	
一 臨時議程	1
二 通過議程	1
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
<b>第二百四十二次會議</b>	
四 臨時議程	15
五 通過議程	15
六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
<b>第二百四十三次會議</b>	
七 臨時議程	28
八 通過議程	28
九 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每月工作進度報告書	28
一〇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9
<b>第二百四十四次會議</b>	
一一 臨時議程	41
一二 通過議程	41
一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1
<b>第二百四十五次會議</b>	
一四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55
<b>第二百四十六次會議</b>	
一五 臨時議程	65
一六 通過議程	65
一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65
<b>第二百四十七次會議</b>	
一八 臨時議程	67
一九 通過議程	67
二〇 印度尼西亞問題	67
<b>第二百四十八次會議</b>	
二一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76
<b>第二百四十九次會議</b>	
二二 臨時議程	85
二三 通過議程	85
二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85
<b>第二百五十次會議</b>	
二五 臨時議程	93
二六 通過議程	93
二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4

## 第二百五十一次會議

二八 臨時議程	104
二九 通過議程	104
三〇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04

## 第二百五十二次會議

三一 臨時議程	117
三二 通過議程	117
三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17

## 第二百五十三次會議

三四 臨時議程	126
三五 通過議程	126
三六 審議參加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申請	126
三七 巴勒斯坦問題	127

## 第二百五十四次會議

三八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35
---------------	-----

## 第二百五十五次會議

三九 臨時議程	145
四〇 通過議程	145
四一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45

## 第二百五十六次會議

四二 臨時議程	150
四三 通過議程	150
四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50

## 第二百五十七次會議

四五 臨時議程	159
四六 通過議程	159
四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9

## 第二百五十八次會議

四八 臨時議程	170
四九 通過議程	170
五〇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70

## 第二百五十九次會議

五一 臨時議程	181
五二 通過議程	182
五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82

## 第二百六十次會議

五四 臨時議程	195
五五 通過議程	195
五六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95



當事雙方提出請求以後方始提出建議，最低限度也應該事先查明委員會準備提出的建議是否為當事雙方所同意。但是由安全理事會隨便提出建議，主張斡旋委員會應該多多提具建議，本人認為殊非計之所得。

斡旋委員會負有極重大的任務。如果舉止錯誤，結果可能極端嚴重。該委員會的代表都是可靠的幹練人士。我們應該對他們的決斷能力和嚴格遵守其任務範圍的決心表示信任。本人更希望安全理事會自加約束，不要吹毛求疵。

以上意見證明我們最好不接受哥倫比亞或澳大利亞修正案。

哥倫比亞修正案更有另一缺點，就是用意不明——尤其是第二段。本人不知道該修正案

究何所指，也不知道它究竟規定安全理事會和斡旋委員會擔任任何種任務。如果沒有任何新的規定，該修正案是多餘的。可是本人覺得該修正案尚有弦外之音。本人對於這種提案實在不很喜歡。

主席 本人的名單上還有兩位發言人。現在已經非散會不可。安全理事會本來定於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會議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本人提議該次會議改在下午三時舉行。

本人提議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再開會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既無異議，就此決定。

(午後一時四十分散會。)

## 第二百五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 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c)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55)。<sup>3</sup>

### 四六。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四五 臨時議程 (文件 S/Agenda 257)

#### 一。通過議程

####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28)。<sup>1</sup>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秘書長函(文件 S/646)。<sup>2</sup>

### 四七。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印度代表 Mr M K Vallodi 和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大概還記得，在理事會第二五〇次會議決定暫時禁止討論這項問題的時候，我們正在審議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中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以外的其他問題，而且我們當時已經同意審議朱拿加問題。

Sir Mohamme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本人在上次向安全理事會發表意見的時候，曾提請理事會注意朱拿加問題，並將有關該問題的各種事實報告理事會。本人現在願意對以前所發表的意見畧加補充，以說明後來所發生的情勢。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英文本，第一三九至一四四頁。

<sup>2</sup> 同上，第六十七至八十七頁。

<sup>3</sup> 同上，第六號，第二三一次會議。

本人前次曾請理事會注意下列事實 我們曾在二月六日透過理事會主席請求印度代表團轉請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審議朱拿加全民表決問題的時候暫緩對該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各位大概還記得當時印度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慨允將這項請求轉達印度政府。事實上，他還說過，預料印度政府將不至於對該問題表示困難。據本人記憶所及，當時 Mr Setalvad 說大概不成問題，該項問題可以說是一項懸而未決的問題，所以暫緩在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應不致有任何困難。

後來在本人再向安全理事會提到這項問題的時候〔第二四五次會議〕，印度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說他已經將這項請求轉達印度政府，預料不致有任何困難，但他當時仍在等候印度政府的覆示。

全民表決後來已經在朱拿加舉行。本人曾在第二五〇次會議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本人已向 Mr Vellodi 打聽，據稱已從印度政府方面收到關於該項問題的答覆 印度政府認為全民表決的舉行大致已籌備就緒，不便展期舉行，但如確有需要，以後可再舉行第二次全民表決。在這方面，本人願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巴基斯坦的請求是在二月六日提出的。朱拿加的全民表決實際在兩個星期以後方始舉行。該項問題當時正由安全理事會加以審議，為對安全理事會和當事雙方表示公平和尊重計，縱然外界並未提出任何請求，也不應該採取足可影響安全理事會審議該問題或妨礙當事雙方謀求解決的任何步驟。

本人不得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以上一點，深覺遺憾。當然，各方面顯然不能希望我們承認這次的全民表決是有效的。該邦尚在印度政府軍隊佔領之下，其情形本人已在第二五〇次會議向安全理事會報告。該邦的行政直接受印度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對該邦的回教居民來說，在印度軍隊開入該邦的時候，恐怖統治已經開始。

在這種情形之下舉行全民表決不過是無聊的趣劇而已。這是本人願意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事實之一。本人願意提請安全理事會參考的另一事實關涉喀什米爾。據本國政府所得到的情報，喀什米爾發生衝突的地區正逐漸擴大，雙方的軍事活動也顯然增加，侵犯巴基斯坦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事件也較前為多，而且有增無已，所以該區的情勢日益危殆。

在本日安全理事會開會之前，Mr Vellodi 通知本人他已經從印度方面收到情報，知道印度代表團不久便可回到紐約。我們希望他們早日回來，俾安全理事會能夠繼續審議喀什米爾問題，以期早日獲致解決辦法。

Mr VELLODI (印度) 本人從未想到巴基斯坦代表會發表這一篇陳述，因為關於朱拿加和鄰近各邦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本人曾經向巴基斯坦代表解釋，雖然印度代表同意將他的請求轉達印度政府，但印度代表和印度代表團的同仁從未認為這是安全理事會的指示。本人深信就是在此刻，巴基斯坦代表也不認為這是一種指示。

至於全民表決問題，實際情形和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完全一樣。在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所轉送的請求到達新德里的時候，全民表決的籌備工作已經大致就緒——全民表決的舉行是在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公佈的——印度政府認為不能再展期辦理。本人認為印度政府的決定是很正當的。

可是，印度政府答應如果因為將來情勢的需要，非再舉行一次全民表決不可——據本人記憶所及，巴基斯坦代表所用的字眼是“應舉行不受任何牽制的自由全民表決”——當然可以在適當當局主持之下籌備進行。

本人並未出席 Mr Setalvad 和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發表陳述的各次會議，但是理事會主席是在場的，本人相信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一定完全確實。雖然如此，關於全民表決的措施早已通知各有關方面，而且從行政立場來說，不便再展期舉行，這兩點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事實。本人個人認為以上幾句話已經對全民表決問題提出答覆。本人等一會也許還要提到這項問題。

關於喀什米爾城區的擴大和印度代表團首席代表回返安全理事會的迫切需要兩點 本人曾收到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的電報——本人早就打算告訴安全理事會和主席——據稱準於三月份第一個星期的最後幾天回返紐約。除此以外本人並無任何其他情報，本人相信這也許是我們能夠期望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回返紐約的最早日期。

安全理事會前次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的時候〔第二五〇次會議〕，曾經聽巴基斯坦對印度提出的關於朱拿加和印度自治領卡提亞瓦 (Kathlawar) 半島

其他若干小邦的控訴，上次開會至今相隔很久，本人也許應該再向各理事重新對這項控訴加以說明。

簡單地說，巴基斯坦所提出的控訴是朱拿加和 Manavadar 兩邦曾依法歸附巴基斯坦自治領，印度政府後來無故遣派軍隊開入上述兩邦，實行非法佔領，接管當地行政，而且上述地區現在仍被佔領中。

關於其他各邦——Mangrol, Sardargarh, Bantva 及其他有關地區——巴基斯坦認為以上各邦為朱拿加的領地，不能單獨決定歸附印度或巴基斯坦，所以它們歸附印度的決定是無效的。根據這一點，巴基斯坦請求安全理事會促使印度聯邦的軍隊和民政當局撤離上述地區，將上述各邦歸還合法的統治者，協助逃離上述各邦或被逐出境的居民收回他們的故居土地和財產，並協助他們要求印度聯邦賠償該聯邦的軍隊、行政官員及國民在上述各邦的非法行動所引起的損失。本人也許應該指出這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文件二〔文件 S/646〕所載的巴基斯坦控訴中摘錄出來的。

關於這一點，本人也許應該重行提及若干重要問題。這些問題當然已經由巴基斯坦代表提及。這些事實就是——雖然以上各邦的統治者都是回教徒，但在該區全部居民七十五萬人中，回教徒所佔的比率不及百分之二十，而且以上各邦和巴基斯坦皆無陸地上的連接，巴基斯坦的邊界和上述各邦最接近之處也相距三百哩。

據本人記憶所及，巴基斯坦代表曾經說過朱拿加沿海一帶有一兩個相當重要的海港，其實他所要說的是從這一點而論，朱拿加和巴基斯坦有海道上的連接。各理事當前都有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地圖——以前整區皆稱印度，沿海的情勢自可一目了然。事實上，如果我們考慮或承認這種海道連接之說，我們大可以說沿海地區一直通連阿拉伯，舉例來說，伊朗就在同一海岸上，非洲和阿拉伯亦復如此。

從另一方面來說，以上各邦位於卡提亞瓦斗島許多印度邦之中。所有這些邦都已歸附印度自治領，它們和有關地區有種族、宗教、文化和歷史傳統上的關係。事實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印度大陸尚未劃分，巴基斯坦和印度尚未分立以前，朱拿加總理已經發表公報，說明朱拿加對將來印度政治組織的態度。這是一個很短的公報，所以本人擬加以宣讀。內容如下

“近日若干 Gujarati 文報紙”——Gujarati 文是卡提亞瓦和孟買省多數居民通用的語言——“常常載有關於朱拿加對將來印度政治組織之態度的種種批評和推測。這些批評和推測都是錯誤和不正確的。朱拿加極力主張卡提亞瓦團結一致，朱拿加贊成在卡提亞瓦成立自成單位的若干國家。這些國家實行自治，握有獨立的地位，它們可構成對各項利害相共的問題謀求合作的適當基礎，必要時尚可商訂協調措施。朱拿加既然持有這種明確的態度，足見各報所載猜測是毫無根據的。”

朱拿加總理後來的行動和他原有的計劃完全不同，本人願意順便指出，雖然朱拿加和若干小邦暫時改易初衷，卡提亞瓦的各印度邦最近已成立堅固的聯盟，朱拿加和其他各邦不久也一定將成為該聯盟的一份子。

巴基斯坦想使各方面得到一種印象，以為朱拿加的歸附決定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印度政府遣派軍隊開入該邦接管行政之舉全無理由。Sir Zafrullah Khan 和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已經就各印度邦在印度獨立法案通過後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兩自治領間的關係對安全理事會作詳細而明確的報告。該法案通過後，以前由英國政府行使的宗主權已經結束，各印度邦有歸附任何一自治領的自由。可是各方面一向有以下的了解——各印度邦在決定取捨的時候，決不隨意採取決定，而應該充分注意到接壤地區的問題。事實上，接壤地區的問題極為各方所重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各印度邦統治者及其代表在新德里邦君行宮所舉行的會議中，——也是在實行劃分的幾個星期之前，當時在任的印度總督——所謂印度包括現在的巴基斯坦在內——Lord Mountbatten 曾經提到這項問題說

“不錯，本人說它們”——這裡所指的是各印度邦——“有決定加入任何一自治領的自由，可是本人願意指出有若干地理上的限制是無法避免的。在這五百六十五個印度邦之中，極大多數在地理上與印度自治領有不可更改的連帶關係。”

這是在印度劃分時的情形，實在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由於劃分的結果，巴基斯坦自治領本身不得不分成兩部分，一在印度之東，一在印度以西，這已經是很不幸的事。至於說容許各印度邦不顧一切，隨意加入任何一自治領，使情勢更加複雜，這在當時當然視為是很不相宜，而且是並無必要的辦法。

組織聯邦或實行歸附顯然不過為求行政上的便利而已，當然應受接壤地區以及同文、同種、同教等因素的限制。本人相信巴基斯坦代表也同音當時的印度政府並未打算允許各印度邦不顧上述各項考慮任意歸附巴基斯坦或印度。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已經知道巴基斯坦控訴所提及的朱拿加和其他小邦，四週皆為印度邦所包圍。正如朱拿加一般，這些印度邦的居民大多數為非同教徒，他們都已經加入印度。由此看來，所謂朱拿加歸附巴基斯坦之舉顯然違背了地理因素為各印度邦決定歸附問題最重要考慮之一的明確了解。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在對朱拿加問題發表陳述時說：“我們不免常常拿朱拿加的情勢和喀什米爾的情勢來作比較，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定能夠自作比較。”

本人以後在必要時將再提及這些所謂比較，雖然本人寧願改用“分別”二字，但是有一點一定已引起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注意。巴基斯坦的控訴〔文件 S/646〕提到喀什米爾歸附問題的時候說：“此次歸附違反極大多數居民的意願，無論從道德、憲法、地理、經濟、文化或宗教的立場而論，都是極不正當的。”

我們不妨以同一標準適用於朱拿加。難道巴基斯坦可以說朱拿加的歸附巴基斯坦是符合極大多數居民的意願的嗎？難道巴基斯坦誠實認為從道德、地理、經濟、文化或宗教的立場而論，與巴基斯坦邊境相距數百哩，居民大部分為非同教徒，四周為業已加入印度自治領的印度邦所包圍的朱拿加和孟那瓦達的歸附決定是正當的嗎？衡之常理，朱拿加和因歸附問題而引起爭執的其他各邦理應歸附印度自治領。

朱拿加統治者及該邦總理所發表的各次正式宣言使朱拿加和四鄰各邦的人民認為他們的政府準備依照多數人民的意願歸附毗鄰的印度自治領。所以朱拿加總理宣告該邦歸附巴基斯坦的時候，這項消息使該邦的人民大感震憤，而巴基斯坦代表指為係由印度政府積極協助成立的臨時政府實在不過是朱拿加人民對該邦總理所採取的無理行動表示反抗的方式而已。事實上，朱拿加的總理當時完全為若干非朱拿加籍的顧問所惑。

巴基斯坦所控各點中，有一項是印度政府不但准許所謂朱拿加臨時政府在其領土內成立，而且以種種方法鼓勵該政府活動。巴基斯

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五〇次會議發言時所徵引的十月二日巴基斯坦總理致印度總理的電報也提及這一點。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在該次發言時又提到據說是臨時政府負責人 Mr Samaldas Gandhi 所發表的宣言。他說 Mr Samaldas Gandhi 曾表示，所謂臨時政府的活動從印度副總理兼各邦事務部部長 Sardar Patel 方面得到種種指導和合作，故願向 Mr Sardar Patel 致謝。

印度政府所知道的事實是臨時政府曾向印度方面提出予以承認的問題，但立即為印度所拒絕。事實上，如果印度政府的計劃是鼓勵並協助臨時政府，它儘可以使朱拿加情勢的演變更加有利，在朱拿加總理逃亡出境以後，臨時政府立即可以接管該邦的行政。

本人不知道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是否希望各方面對所謂 Mr Samaldas Gandhi 所發表的聲明加以重視，如果他希望如此，本人應該指出 Mr Samaldas Gandhi 在聽到他所發表的報導以後，立即予以否認。

實在的情形是在朱拿加邦君宣告該邦歸附巴基斯坦之後，當地人民對此項決定深表不滿，開始以種種方法表示反對，該邦邦君覺得情勢危險，因此攜帶大量珠寶及財產逃往巴基斯坦首都喀拉基避難，事實上他所留下來的國庫異常空虛。這種情形更加强了人民對邦君政府的反感，朱拿加總理不久也跟着逃往喀拉基。邦君的其他重要顧問想都已跟隨該邦總理潛逃。

行政當局既得不到民衆的擁護，不久即告崩潰，所謂經濟封鎖不過是朱拿加民政當局崩潰以後所產生的紊亂情況。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定還記得巴基斯坦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曾在發言時提及這項封鎖問題。躲在喀拉基的朱拿加總理明知反抗人民的願望一定不會有結果，故遣派大員 Major Harvey Jones 前往臨時政府所在地 Rajkot，和所謂臨時政府的領袖進行談判。可是朱拿加總理結果採取了更妥善的政策，根據邦君和各邦行政會議的忠告，依照朱拿加民衆領袖所表示的願望，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致函印度政府各邦事務部設在 Rajkot 的區域行政專員——朱拿加總理當時在喀拉基，無疑與巴基斯坦政府人員保持極密切的聯絡。朱拿加總理在該函內提及朱拿加曾舉行民衆會議，當地名人一致表示該區的行政應該透

過印度政府設在 Rajkot 的區域行政專員交由印度聯邦接管。所以該邦總理請求印度政府接管該邦的行政責任，以避免該邦陷入紊亂的局面。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雖然該邦已經歸附了巴基斯坦，但是祇有印度政府有能力迅速提供有效協助，以維持該邦的秩序。這一點足可證明朱拿加的歸附巴基斯坦是如何不智。

一直到從朱拿加總理方面收到接管該邦的請求以後，印度政府的軍隊方始開入該邦。印度政府所屬部隊是響應朱拿加總理的請求而派出的。實際上，他們是由邦君政府行政會議高級人員，該邦軍隊統帥 Major Harvey Jones 率領入境的。

開入朱拿加的軍隊從無開火的需要，而且從該邦人民方面得到普遍的歡迎和合作，在印度政府人員接管該邦行政數小時後，當地的秩序已經完全恢復，由此可見當地居民對於印度政府出兵干預一舉的響應如何熱烈。

目前朱拿加行政當局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和辦事的效率極為各階層人民所欽佩。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印度副總理 Sardar Patel 前往該邦視察時，當地居民舉行盛大集會，表示歡迎，異口同聲一致推許印度自治領所採取的行動。

本人願意說明一點。朱拿加的行政專員是一位擅長行政，成績卓越的印度公務人員。本人忝為印度行政人員之一，對於朱拿加行政當局的大公無私的態度和辦事的效率獲得各階層人民的欽佩，並不覺得絲毫奇怪。

巴基斯坦在文件 S/646 所提出的控訴稱，朱拿加和其他有關各邦的回教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極重大的損害。不錯，若干唯恐朱拿加不亂的煽動份子的確曾向印度政府 Rajkot 區域行政專員投遞駭人聽聞的報告。這些報告提及種種弊端，印度政府隨即加以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所提出的控訴多數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舉例來說，據稱朱拿加邦君的近親 Mr I Koka 為人所殺害。印度政府曾對此項報導進行調查，正如謠傳遇害的喀什米爾軍少校司令的情形一般，Mr Koka 仍然健在，並未受到任何傷害。他至今仍然活着，而且與朱拿加回教居民領袖六人從當局方面獲得種種便利，可以查明事實真相。他們親自調查朱拿加的情勢後，公開聲明這些控訴大都是毫無根據的。

在甘地先生去世以前，朱拿加回教居民的領袖曾向他發出通電，內稱朱拿加回教居民的情形非常安全，行政當局認真努力維持法律和秩序。印度政府前幾天從業已歸附巴基斯坦的孟那瓦達邦的 Khoja Ismaili Jamait 方面收到下列電報。說到這裏，本人願意提出以下說明。這裏所指的 Khoja Ismaili 是卡堤亞瓦及孟買省一帶的重要回教社區，據本人記憶所及，該社區的教長是 Aga Khan。據本人的了解，Jamait 含有團體的意義，正確與否請巴基斯坦代表指教。電文如下。

“Zafrullah Khan 在安全理事會所發表聲明不確。孟那瓦達邦回教居民極為安全，自該邦為印度自治領各邦事務部接管以來，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從未受到任何威脅。印度教及回教居民和平相處，極為友善。”

本人願意再指出，以上這封電報是從該區備受推崇的回教組織方面收到的。

關於朱拿加的討論到此為止。

我們很不妨一併對巴基斯坦所提出的關於 Mangrol Babriawad Sardargarh Bantva 等地的控訴加以答復。以上各邦都已歸附印度。在一九四三年印度政府所採用的歸屬辦法之下，它們本來屬於朱拿加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這就是說在印度正式劃分，印度、巴基斯坦兩自治領正式成立前两天——印度政府發表公佈，聲稱印度獨立法案既已通過，字主權行將廢除，歸屬制度也應該跟着廢除，這就是說，以上所提及的 Mangrol Babriawad 等各邦將恢復它們在一九四三年以前所保有的地位，不再為屬於朱拿加的領土。對以上各邦而論，現在的情形仍然如此。

在這種情形之下，巴基斯坦的立場——即以上各邦既為朱拿加的屬地，不能依照法律手續歸附巴基斯坦或印度——是不能成立的。巴基斯坦代表曾經說過，其中一邦 Mangrol 後來已經收回成命，決定歸附巴基斯坦。如果確有這種情形，唯一的解釋是巴基斯坦政府對該邦的統治者施用壓力。正如朱拿加和卡堤亞瓦其他各邦的情形一般，以上各邦的居民大多數為非回教徒。從地理觀點而論，以上各邦也像朱拿加一樣，與巴基斯坦並無任何連接，Mangrol 後來所採取的歸附巴基斯坦的決定與朱拿加的歸附決定同等無效。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曾經對 Mangrol 酋長的下落表示關切。本人樂於向巴

基斯坦代表報告，這位先生現在安居于毗鄰印度邦的首都 Porbandar，受該邦統治者款待，並未遭受任何傷害。

關於孟那瓦達，巴基斯坦代表企圖將該邦單獨提出討論，好像孟那瓦達的情形和其他各邦完全不同似的。孟那瓦達所採取的歸附巴基斯坦的決定與朱拿加的歸附決定有同樣的可非議之處，但是孟那瓦達的情形含有另一奇怪的特點，這就是孟那瓦達的可汗——即該邦的首長——曾參加各種陰謀，足可引起嚴重的後果，不但損及孟那瓦達的和平及安寧，抑且大有破壞附近各邦和平及安寧的可能。

據印度政府所收到的可靠情報，孟那瓦達可汗當時從旁遮普以及 Patiala Alwar Bharatpur 等各邦招募回教難民以期在孟那瓦達建立回教霸權，以威脅當地的印度教居民。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間，該邦的情勢已非常險惡，祖區間的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印度政府面臨此種情勢，祇有兩條途徑可供選擇。一是任由當地的情勢繼續惡化，使在印度及巴基斯坦其他地區所發生的劇烈社區衝突事件再發生於該邦及其附近地區。一是及時干預，以避免造成此種情勢。印度政府接管該邦行政之舉切實防止了祖區間的衝突事件在該區蔓延，極受該邦各階層人民的歡迎。

孟那瓦達可汗現在安居於 Nawanagar 邦首都 Jamnagar，由該邦首長款待。

印度政府自始即憂慮朱拿加歸附巴基斯坦之舉足可產生至少是不良的後果，甚至嚴重的後果。因為此項理由，印度政府在聽到朱拿加行將歸附巴基斯坦的謠言後，立即採取各項步驟，從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查明事實真相。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印度總理首次致電巴基斯坦總理時——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時曾徵引該電文——即明白提請巴基斯坦政府注重下列事實

“我國各邦事務部曾於八月二十一日函請巴基斯坦駐新德里高級專員表示其對朱拿加邦歸附問題的態度。其後又於九月六日再函高級專員”——在九月十一日，印度總理發出電文的那一天，印度方面仍未收到任何答覆。

換句話說，早在八月二十一日——距離朱拿加邦正式宣告歸附巴基斯坦差不多有一個月——印度政府已經請巴基斯坦駐新德里的高級專員表示對朱拿加邦歸附問題的態度，但未從高級專員方面收到任何答覆。

印度政府對於有關各印度邦歸附問題的爭執所採取的政策是 調查有關人民的願望作為最後決定該問題的根據。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當然還記得，對於喀什米爾問題印度雖然同意在當時的特殊情形之下，接受該邦的歸附，但曾經明確表示一俟情勢許可，歸附決定應由當地人民投票核准。

對於朱拿加問題，印度總理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以前提及〔第二五〇次會議〕的九月十一日的第一封電報內，曾經明白指出朱拿加的地理位置和當地居民的組成情形。該電繼稱

“關於朱拿加邦歸附任一自治領問題，印度自治領願意接受任何民意測驗辦法，因此願意遵守當地居民在雙方聯合監督下對該項問題所作的決定”。

雖經印度方面一再提請注意，巴基斯坦方面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以前並未提到全民表決的問題。在十月五日那一天，巴基斯坦總理致電印度總理——據本人記憶所及，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也曾經引用該電的原文——該電末句稱“希望此項命令”——這裏所指的是撤退軍隊的命令——“可掃除一切障礙，使我們下次的會議能夠對關於任何一邦或數邦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所應具備的條件及情況的各項未決問題獲致圓滿的友善解決。”

以後幾天又沒有提到全民表決問題。後來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政府致印度政府的電報中——這封電報也曾經為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所援引——載有下列一項奇怪聲明“我方的立場”——這是指巴基斯坦方面的立場——“始終願對任何一邦或數邦應在何種條件及情況下舉行全民表決或民意調查一問題加以討論。貴方想必知道發生此項問題者絕不止朱拿加一邦，所以我方很正確地使用 任何一邦或數邦 等字樣。”

讀到這項聲明的人，一定會以為巴基斯坦一向主張舉行全民表決，而印度政府不願表示贊同。可是，事實上，除了以上這一項聲明以外，巴基斯坦政府在二月十八日以前，也就是在上星期三巴基斯坦代表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以前，並未表示願意調查朱拿加人民對歸附問題的願望如何。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即將結束的時候說“關於朱拿加問題我們所希望者是 印度政府自動或根據安全理事會的請求建議或決定，將佔領朱拿加的印度軍隊全部撤

退，使朱拿加和孟那瓦達的統治者能回到他們所管的地區，恢復該兩區的正常行政當局的職權。如果”——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在這個時候，印度仍堅持以全民表決的方法調查朱拿加人民對於歸附問題的願望，我們應該再在不受任何牽制的情形下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

使本人覺得奇怪的一點是 對於喀什米爾，在印度請求恢復該邦的正常行政制度的時候，巴基斯坦方面主張首先解決全民表決問題，可是對於朱拿加，巴基斯坦則主張“先讓朱拿加邦君回境，恢復該區的行政制度，然後如有必要，再討論全民表決問題。”

既然提到全民表決問題，本人不如就已在各邦舉行的全民表決提出詳盡的報告。巴基斯坦代表曾經對這些全民表決是否有效一點表示懷疑，但全民表決的舉行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都知道以前曾經有過展期舉行全民表決的請求，但是印度政府認為處境困難，無法照辦。這次全民表決實際是在印度一位文官，一位賢明法官親自監督之下舉行的。這位法官既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印度教徒。

各邦所舉行的全民表決的結果已經蒐齊，除所舉行的全民表決是否有效一點將來仍需決定外，各次全民表決的結果如下

朱拿加選民名單所列的選民總數為二〇〇,五六九，其中有回教居民二一,六〇六人。全民表決的結果表明在二〇〇,五六九人中，一九〇,七七九人投票贊成歸附印度，九十一人贊成歸附巴基斯坦。

在 Mangrol 選民名單所列的一二,九九七人中，一一,八三三人贊成歸附印度，八人贊成歸附巴基斯坦。

在孟那瓦達選民名單所列的八,六八〇人中，八,四三六人贊成歸附印度，十一人贊成歸附巴基斯坦。

業已舉行全民表決的其他各邦和各部地區都有同樣情形——本人不願以這些瑣碎事項麻煩安全理事會。全民表決的全部結果表明在全部人民二三六,八九八人中，贊成歸附印度者計有二二二,一八四人，而贊成歸附巴基斯坦者不過一三〇人而已。巴基斯坦代表大概會說“當然如此，這是可以預料的，有關地區既然在印度政府和印度軍隊的控制之下，而且全民表決的舉行又是在各邦的回教居民遭受恐嚇之後，焉能望有其他結果？”

關於展期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本人願意提出一點。印度方面曾一再邀請巴基斯坦共同會商，以決定舉行全民表決的詳細辦法，但巴基斯坦始終推托規避，以此看來，巴基斯坦方面之表示不滿，實在不近情理。所以舉行全民表決的主要目的是穩定朱拿加的情勢。

印度政府授權本人表明 如因情勢關係非如此不可，印度政府絕不反對以上各邦在適當當局主持之下重新舉行全民表決。鑒於各邦人口的成份，如果重新舉行的全民表決能夠產生大不相同的結果，本人才認為可怪。

所以就朱拿加而論，印度政府的立場是印度政府不但未非法佔領該邦，而且始終希望與巴基斯坦政府本友善的精神，以和平方法對歸附問題謀求解決。可是印度政府的努力並未獲得巴基斯坦的合作，雖然如此，印度政府在接獲朱拿加總理所提出的正式請求以前，並未接管該邦的行政，或干預朱拿加的事務，也未遣派軍隊開入該邦。該邦自為印度接管以來，並未發生任何不幸事件，而且從回教及非回教居民所提出的證供看來，該邦的行政情形深為該邦人民所滿意。

在本次發言結束以前，本人願意再討論另一項重要問題。對於有關各印度邦歸附問題的事項，印度政府始終採取貫徹一致的政策，對於這項政策，我們以前曾屢次在理事會和其他機構加以說明。可是，本人現在願再作一次說明。

印度政府一方面固然承認在宗主權廢除以後，各印度邦有歸附任何一自治領的自由，但始終認為各邦在行使此種選擇自由的時候，應該充分注意到它與兩自治領間的地理關係，同時更應該充分注意該邦多數居民的願望。對於喀什米爾 朱拿加和因歸附問題引起爭執的其他小邦，印度方面一向遵守同一原則。

就喀什米爾而論，印度政府僅在侵襲隊入犯喀什米爾領土，搶掠屠殺無所不為，而巴基斯坦又拒絕履行維持原狀協定所訂的義務，不允採取任何措施，以防範侵襲隊入犯喀什米爾，邦君不得不請求印度政府賜予援助之後，才接受喀什米爾的歸附決定的。縱然如此，印度政府倘未查明此項決定已獲得該邦大多數政黨的擁護，而且一俟和平情況恢復，此項決定將由人民投票核准，也不會予以接受。

朱拿加也有同樣的情形。印度政府在該邦總理未提出正式請求以前，並未對該邦的政務



加以干預，而且政府當局一俟情勢許可，立即籌備舉行全民表決，以調查當地居民對歸附問題的願望。

這種政策與印度國民會議黨及現任印度政府於決定立場時一向所根據的民主原則完全一致。但巴基斯坦政府——即本人直言不諱——和回教同盟黨以往一向似乎認為有關各邦的事項，包括歸附問題在內，完全應由該邦的統治者負責。可是，最近巴基斯坦政府對這項問題的態度則視政治上的情勢而改變。除此以外，並無別的理由可以說明何以對於喀什米爾，他們堅持邦君所作的歸附決定是無效的，而對於朱拿加，則請求安全理事會將朱拿加的歸附決定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其所根據的唯一理由不過是這項決定是由朱拿加邦君作成的。

目前朱拿加局勢平靜，並無任何糾紛事件。行政工作順利進行。人民滿足快樂。他們曾經以全民表決的方法表示他們對歸附問題的願望——雖然也許有人認為那一次的全民表決是無效的。本人誠懇認為該區現時並無足可危害國內和平的任何情勢，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勢更不必說。理智告訴我們對於朱拿加及其他各邦而論，實以不予過問為宜。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本人認為不必發表長篇演說，對印度代表方才向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陳述，提出答覆。可是，本人不得不對他所說的若干事實加以更正，否則恐不免有引起誤解之虞。

本人願意先說一兩項初步問題。Mr Vellodi 似乎隱約表示，本人提到朱拿加的全民表決雖經我方提出暫緩舉行的請求，由印度代表團團長轉達印度政府，然而仍如期辦完一點，使他頗感困難。事實上，如果 Mr Vellodi 參攷本人在二月十八日向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陳述〔第二五〇次會議〕，他可以知道這項問題實在是在當時提出的。本人之所以不得不再請理事會注意這項問題，其原因是全民表決係在該次會議之後舉行的。

本人並未明說或暗示理事會主席曾對這項問題發出任何指示——安全理事會自更說不上會有指示。本人不過是說這項請求是由理事會主席轉交的。Mr Vellodi 說舉行全民表決一事早在一月間已經公佈，所以這項請求提出太遲。印度代表團團長和該代表團同仁 Mr Setalvad 在我們提出請求的時候，已經知道關於全民表決的公佈早已發出，但是他們並未認為

印度政府有種種困難，不能接受這項非常合理的請求。本人以前說過，Mr Setalvad 當時並說這項問題既然仍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中，全民表決不應舉行。本人說過在當時的情形下舉行全民表決是表示對安全理事會和對方不够禮貌，這句話的意思是指該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已有許久，而且當時仍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中。這項問題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尚未解決的爭執。我方在十二月三十日函覆印度總理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來函時，曾特別提到這項問題。巴基斯坦於一月十五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文件〔文件 S/646〕也提及此事，對方也承認這是一項迫切的問題，但是因為當時已經開始審議喀什米爾問題，所以暫緩加以審議。

雖然如此，印度政府繼續依原來計劃進行，對上述各種情形並未加以注意。

本人願在未開始對關於朱拿加的陳述提出答覆以前加以討論的第二項問題關涉孟那瓦達。據本人的了解，Mr Vellodi 曾經說過孟那瓦達已經歸附印度。本人認為這是他一時的疏忽。孟那瓦達從未歸附印度。可是他說為避免社區間的衝突起見，不得不對孟那瓦達採取行動，孟那瓦達酋長既然准許旁遮普和 Patiala 的回教難民逃往該邦，該區恐不免有發生社區間的衝突的危險。如果這是印度軍隊開入業已歸附巴基斯坦的孟那瓦達邦，接管當地行政、放逐該邦統治者的正當理由，我們希望印度政府對東旁遮普的各印度邦也同樣辦理，該區不但已發生社區間的衝突，而且其統治者還發動並推行殺害人群的運動，可是印度政府熟視無睹，未採任何行動，雖然這些印度邦已經歸附印度，與巴基斯坦毫無關係。

Urdu 方言有這麼一句諺語 象有兩副牙齒，一副是裝飾用的，一副是咀嚼用的。湊巧得很，象是獨立的印度所採用的國徽。

現在討論孟那瓦達的問題。本人注意到 Mr Vellodi 又犯有嚴重的錯誤，本人所以這樣說，因為本人不願意間接表示——自然更不願意明白指出——他故意欺騙安全理事會。可是，實際情形和他所說的在某一很重要的方面大有出入。據他的報告，在朱拿加邦君及該邦總理逃往喀拉基之後，該邦陷入無政府狀態，一切行政完全停頓，印度代表並說此種情形引起本人以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經濟封鎖及其他事件。



可見實際情形正巧相反。經濟封鎖是在九月中旬開始的。朱拿加總理在本人上星期宣讀的九月十六日致巴基斯坦總理的信內，明白提請巴基斯坦方面注意此項封鎖措施，謂原定運往朱拿加的供應物品因之停止運輸，並請巴基斯坦在這方面提供軍事協助。

Mr Vellodi 繼稱，朱拿加總理後來在喀拉基採取了若干步驟，最後並在喀拉基請求印度政府區域專員協助朱拿加維持秩序。這是完全不確的。關於這一點，Mr Vellodi 大概不太清楚。朱拿加總理一直至十一月八日仍留在該邦境內。印度政府軍隊於十一月九日開入該邦，日期相接，並未中斷。實際情形是自九月中旬以後，因為印度政府包圍朱拿加並在陸路上對朱拿加施行經濟封鎖，以致朱拿加的行政越過越困難，後來簡直無法執行。在這個期間，朱拿加總理一直留在該邦，提出種種抗議，函件飛投，請求巴基斯坦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巴基斯坦對此項呼籲的答覆是朱拿加萬不能採取足可引起流血事件的任何行動，朱拿加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發生流血事件。後來朱拿加四面受敵，該邦總理無法他逃，僅在這個最後的關頭，他方始在向印度政府區域專員發出呼籲之後，飛離朱拿加。這是實際發生的情形。他當時不得不離開該邦的理由是印度政府在接管朱拿加行政以後，立即將未及他逃的該邦回教官員全部拘捕下獄。如果事實並非如此，本人請 Mr Vellodi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該邦高級回教官員在印度政府開入該邦後仍保持自由者的名單。

所以本人所欲更正的是印度方面企圖造成的印象，就是說朱拿加的行政事務為該邦的邦君及總理所拋棄，該區因此發生了紊亂狀況，印度政府軍隊不得不開入該邦，設法捕救等等。實際情形恰巧相反。朱拿加統治者一向留在該邦，直到差不多十月底大局似已無法收拾的時候，方始離境。該邦總理則在趕速自朱拿加去文區域專員之後始行離境。該文件不是自喀拉基發出的。事實上，巴基斯坦政府直至十一月十日才知道該邦總理曾發出這個文件。十一月八日朱拿加總理飛抵喀拉基，於十一月十日首次訪問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九月中旬以後，他從未離開朱拿加一天或一小時。

Mr Vellodi 後來又對本人所提出的關於孟那瓦達會長行踪問題，提出答覆。聲稱願意通知本人孟那瓦達的統治者現為毗鄰印度邦 Nawanagar 會長的上賓——據本人的推測，他的意思大概是受歡迎的貴賓。Nawanagar 的

會長一向是反對朱拿加 Mangrol 及孟那瓦達之歸附決定的。如果孟那瓦達的會長現為 Nawanagar 會長的賓客，那末他的處境和有時不幸被某些政府在某種情況下接去作為賓客的許多人完全一樣。這種事實表明了印度政府對於這些不幸的統治者給予何種待遇。顯然的，Mangrol 的會長亦在同樣的情況下暫為毗鄰印度邦統治人的上賓。

Mr Vellodi 又說印度自始主張可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以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又說巴基斯坦政府和回教同盟黨的態度是歸附問題必須由有關各邦的統治者決定。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加以解釋，以去階各方面的誤解。就印度獨立法案而論，雙方均同意各邦將來究應歸附那一個自治領的問題應由各邦自行決定。

Mr Vellodi 說據當時的諒解，此項決定應以若干原則為根據，印度代表並對一部份原則加以說明。但是他未說明這是誰與誰之間的諒解。他曾經徵引 Lord Mountbatten 所發表的言論以為證明，但是他所徵引的不過是 Lord Mountbatten 的意見。不錯，這些原則是負責採取此種決定者必須加以注意的原則。從這一點來說，這當然是我們的諒解。但是如果所謂“諒解”是指印度國民會議黨和回教同盟黨之間的諒解，或印度自治領和巴基斯坦自治領之間的諒解，那末從來就沒有過這種諒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印度自治領方面一向所採取的立場是歸附決定大部份應由有關各邦的統治者負責。由於個人的經驗，本人敢說本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比 Mr Vellodi 清楚得多。本人在歸附程序正在進行的時候，已參預其事。必要時，本人可以舉例為證。一直到朱拿加歸附巴基斯坦的決定引起印度自治領方面的不滿，而且對印度有所不便之後，印度自治領方始向巴基斯坦自治領提出全民表決問題。在該問題提出以後，巴基斯坦方面並未予以拒絕，因為這是一項原則問題。

Mr Vellodi 曾強調各種民主原則。我們今日極難對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則下肯定的界說。現在我們祇就全民表決問題加以討論。Mr Vellodi 指出直至二月十八日巴基斯坦政府仍未對這項問題提出任何答覆。事實上，巴基斯坦總理曾在十月五日的電報內說過以下一句話“我們可在下次舉行的會議中對任何一邦或數邦應在何種條件及情況之下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在印度方面提出歸附問題如引起爭執，應調查有關人民的願望據以謀求解決一原則的時候，我們並未拒絕予以接受。

現時所爭論的是 印度自治領要求在朱拿加實行全民表決原則，但不願將之推行於其他各邦。該項問題繼續由雙方加以討論，而且為 Mr Vellodi 所徵引的十月二十三日電報所討論的問題之一。所以在所謂民主原則的問題提出以後，巴基斯坦不但未予以拒絕，而且表示極願意對全民表決應在何種條件及情況下舉行，以確保其為自由的全民表決一問題，加以討論。

印度政府對全民表決問題所提倡的民主原則是什麼呢？Mr Vellodi 說印度方面開始就提議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以解決該項問題——後來他又說“在雙方聯合監督之下舉行”。這一句話隱約表示印度自治領曾提議在雙方監督之下——就是說在巴基斯坦自治領和印度自治領監督之下——舉行全民表決，最低限度，這句話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可能獲得這種印象。這又是與事實不符的。印度自治領所說的不過是它願意接受任何民主方法，以決定朱拿加邦究應歸附那一個自治領，而且印度政府願對朱拿加人民在印度自治領及朱拿加聯合監督下所作的決定表示遵守。

雖然巴基斯坦和印度對全民表決的結果同樣關切，但是由巴基斯坦和印度聯合監督之議從未提出。根據當時的計劃，全民表決將在印度自治領和朱拿加聯合監督之下舉行。這是我們所爭的一點，我們認為這是不民主的。我們並未反對全民表決原則。

Mr Vellodi 又說，本人在二月十八日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的時候，最後曾表示應使各邦的統治者回國，並恢復當地的正常行政制度，其後如果非舉行全民表決不可，那末再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然後他說，“他們對喀什米爾提出某種要求，但是對朱拿加則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Mr Vellodi 所言不確。我們並未對喀什米爾和朱拿加提出不同的要求。本人二月十八日的陳述內決不能硬作這種解釋。

關於令統治者回國一點，這也不過使朱拿加的情形與喀什米爾相等而已。喀什米爾的統治者現時已在該邦境內，從未為人所放逐。令喀什米爾統治者回國的問題並不存在。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恢復正常的行政當局問題，我們從未說過，現在也不願直接間接表示行

政當局應該是偏向於一方的。如果對方認為行政當局不但應該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是中立的——這就是說行政當局的首長或有關人員不應由偏向於任何一方者擔任，那麼我們可以立即無條件表示同意。全民表決必須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應該舉行。我們對喀什米爾所提出的要求，對於朱拿加我們不但也願意接受，而且堅決主張必須同樣適用。

Mr Vellodi 說過他認為重新舉行全民表決不會有不同的結果。他說據他對當地居民的認識，如果在上述情形之下重新舉行全民表決，所得到的數字也許不同，但其結果必然一樣。也許有這種情形，很可能有這種情形。我們之所以堅持這些條件，並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在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的結果一定不同。我們所要求的是我們務必不可口是心非。如果這項問題應該由有關人民自行決定，那末不論結果如何，就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就是說讓他們在平等公正的情形之下，在不受任何壓力、沒有遭受任何壓力的嫌疑的情況之下採取決定。

印度代表繼續說，對於全民表決問題本人曾經說過“先實行以上各點，我們以後再討論全民表決問題。”本人並未說過這種話，也未間接表示過這種意見。本人並未說我們以後再討論在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讓我們現在先解決，先商定全民表決應在那一個當局，在何種條件及情況之下舉行，然後儘早將之充分實施。本人希望這一點能够使印度代表滿意。我們對喀什米爾的要求不過如此，我們對於朱拿加的要求，也絕對不多不少。

Mr Vellodi 曾將喀什米爾和朱拿加作比較。他說“我們是在朱拿加行政事務停頓之後，根據該邦總理的請求開入朱拿加以避免當地發生紊亂情況的。”但是問題就在行政事務之所以停頓，紊亂情況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於印度政府對該邦所採取的行動。直至當時為止，該邦仍歸附於巴基斯坦，而且此項歸附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在不受任何殺害人群的威脅或企圖以及其他壓力之下進行的。這是本人對於朱拿加問題的意見。

這些情形既然是由印度政府的行動所造成的，印度方面即使辯稱並未造成某種情形，印度軍隊之開入該邦就是為了矯正某種情形，所以實為正當的措施，也是徒然的。關於喀什米爾，他們說“我們直至喀什米爾邦君及該邦勢力最大的政黨提出請求以後，直至喀什米

爾邦君請求巴基斯坦協助防範部落人民的侵犯失敗以後，方始開入該邦。”

安全理事會大概還記得，本人以前曾提出詳盡的報告，說明巴基斯坦政府為謀求與喀什米爾邦君及該邦政府和平解決這些問題所作的努力不下七次之多，其中至少有五次發生於部落人民侵入喀什米爾以前。但喀什米爾邦君及該邦總理皆拒絕參加會商。我們曾遣派外交部人員前往喀什米爾，但該邦總理拒絕與之討論此項問題。關於喀什米爾邦君謀與巴基斯坦和平解決各項問題一點，本人所願發表的意見無非如此。

關於喀什米爾勢力最大的政黨一點，印度政府說他們之開入喀什米爾係根據該邦邦君及該邦最大政黨的請求。所謂最大的政黨究竟是什麼？就是喀什米爾的國民會議黨。國民會議黨於一九三八年產生，由 Sheikh Abdullah 領導。在一九三八年以前，Sheikh Abdullah 是喀什米爾回教會議黨的黨員，Sheikh Abdullah 曾當選為喀什米爾議員，但不過一任，而且當時他是喀什米爾回教會議黨所推的候選人。目前在喀什米爾議會民選的回教議員二十一人中，有十四人是喀什米爾回教會議黨的候選人。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黨方面並無一人當選。

一定會有人說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黨前次拒絕參加競選。不錯。他們既然拒絕參加競選，又有什麼根據自命為喀什米爾的最大政黨呢？毫無根據可言，這項請求如果的確是由 Sheikh Abdullah 提出來的，也不過是私人所提出的請求而已。不錯，提出請求者是某一個政黨的主席。而且由於擔任該政黨主席的關係，他頗有勢力。但是指提出這項請求者係喀什米爾的最大政黨，却是不確的。它是由曾經出席理事會並獲有親向理事會發表陳述機會〔第二四一次會議〕的某一個私人提出來的。

總括來說，關於朱拿加的問題不外是 在朱拿加實行歸附的時候，印度政府認為不妨提出利用全民表決方法解決引起爭執的歸附決定一原則。雖然該項原則並不在印度獨立法案明文規定或間接涵義之內，雖然極多印度邦的歸附決定未先徵求有關回教居民或全體人民意見已為印度自治領所接受，——例如統治者雖非回教徒，但當地居民以回教徒佔多數的 Kapurthala 等——雖然有以上種種事實，在朱拿加問題發生的時候，印度政府始首次提出全民表決的問題。

我們並未拒絕予以接受。我們的答覆不過是此項原則不但應適用於朱拿加，而且應用以解決所有類似問題。我們至今仍保持這種主張。所以這兩項問題在細節上雖不盡相同，但大致輪廓是一樣的。

我們的要求是 印度政府軍隊撤離喀什米爾和朱拿加。在這兩邦內，巴基斯坦並無任何軍隊。倘或有之，巴基斯坦必然同樣將之撤退。

除此以外，現時在喀什米爾進行中的戰事必須終止。安全理事會曾研究應在何種情況及條件之下以何種方法終止當地的戰爭，並如何辦理善後。戰事終止以後，各邦應恢復正常的行政，但行政當局的首長應由不偏向於任何一方的公正的中立人士擔任。然後再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以調查當地人民的願望決定究應歸附巴基斯坦或印度自治領。對於朱拿加及喀什米爾，上列各項措施都應該儘早實行。

希望經過以上這番解釋以後，各方面對於巴基斯坦對該兩邦所採取的立場不致再是任何疑問。

印度代表所提到的最後一點是朱拿加境內極端平靜，不但沒有威脅國際和平的情勢，而且對於朱拿加邦內的和平也沒有任何的威脅。

首先，這種比較是不得當而且錯誤的。某一個邦，邦內的情形可以極端平靜，而關於這個邦的情勢仍可構成對國際和平的威脅。朱拿加邦內情形如何平靜，我們無法知道。可是我們收到無數說明朱拿加境內回教居民如何痛苦的呼籲、抗議和報告。但是這不是目前的主要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印度政府軍隊佔領朱拿加邦的事實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造成了威脅國際和平的情勢。早在九月十六日，朱拿加總理已經向巴基斯坦政府發出呼籲稱 “本人懇切請求巴基斯坦政府賜予援助。首先，巴基斯坦方面應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以避免朱拿加所包括的任何地區遭受侵畧。雙方所爭的權利——如確有可爭的話——可由兩自治領就事論事予以決定。本人認為巴基斯坦不能允許印度聯邦獨斷解決，否則其後果不但對卡提亞瓦的回教居民，而且對印度大陸其他地區的回教居民皆將嚴重不堪。

“其次，必須實際提供軍事協助，以提高我邦士氣。”該電繼稱 “必須遣派配有新式武器的軍隊一旅自海道前往 Veraval ”——這

是朱拿加的主要海港——“並設法維持一切海上交通，務使不致遭受任何干涉。”

這是朱拿加向其所加入的自治領，擔負朱拿加防務責任的自治領，請求出兵協助朱拿加的直接呼籲。巴基斯坦保持冷靜，僅籲請印度自治領顧全大局。本人已經將上項呼籲的一部份向理事會宣讀。

但情勢繼續惡化，結果印度自治領的軍隊佔領朱拿加。這是對巴基斯坦的侵略行為。巴基斯坦和印度自治領之所以未發生直接戰事，完全是巴基斯坦嚴加自制之功。此種情形構成對國際和平的威脅。我們必須設法驅除此種威脅，所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

Mr PARODI（法蘭西） 本人提議將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繙成法文，以書面方式分發，不必作口頭傳譯。

主席 法蘭西代表如此週到，本人願代表安全理事會向其致謝。本人相信比利時代表定必同意此種程序。

三月份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中國代表請本人代為宣佈，如果各方面並無異議，安全理事會下次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的會議定於三月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

## 第二百五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加拿大）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眾國。

### 四八 臨時議程 （文件 S/Agenda 258）

#### 一 通過議程

#### 二 巴勒斯坦問題

（a）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進度報告書（文件 S/663）。

（b）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特別報告書 巴勒斯坦治安問題（文件 S/676）。

### 四九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五〇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 Mr Lissicky，埃及代表 Mahmoud Fawzi Bey，黎巴嫩代表 Mr Chamoun，巴勒斯坦猶太協會代表 Mr Shertok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在二月二十五日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討論暫時中止的時候〔第二五五次會議〕，安全理事會正對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第一次工作月報〔文件 S/663〕及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關於巴勒斯坦治安問題的第一次特別報告書〔文件 S/676〕加以審議。

安全理事會收到兩個決議草案 一個是哥倫比亞代表提出的，業已編為文件 S/684 分發，其他一個是由美國代表提出的，業已編為文件 S/685 分發。

〔開始採用即時傳譯。〕

Mr SHERTOK（巴勒斯坦猶太協會）在過去幾個星期中，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特別是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巴勒斯坦猶太人，懇切希望有一個機會，向這個最高的國際機構直接陳述他們對巴勒斯坦目前情勢的意見。承安全理事會特允我們出席理事會會議，就目前所討論的事項發表意見，猶太協會深表感謝。

大會通過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決議案<sup>1</sup> 至今差不多已經三個月。該決議案並未承認猶太人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不但如此，而且相去甚遠。猶太人方面當初堅持各國所承認的猶太人移殖約旦河以西巴勒斯坦各區安居的權利，俾該區將來在猶太居民佔多數以後，成立為猶太國家。阿拉伯方面則請求完全禁止猶太移民，立即宣佈巴勒斯坦為獨立的阿拉伯國。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議案，一八一(二)。